

# 羞答答的月季，静悄悄地开

□海尧

自从阳台上种了些绿植，晨昏轮回之间有了念想。早起梳洗完，迎着晨曦第一缕阳光，或就着点点星光、迷蒙夜色旁观另一类生物的生生死死，在一场场的生生死死之间恍然找到彼此同理的结局。

这颗花苞比昨天长大了点，依稀之间仿佛欲破茧而出；这棵花的叶子黄了几片；那株花的一部分枝丫已坏死，一半生机勃勃，一半弥留人间；还有直接寿终正寝的……寥寥数盆，一目了然。

几盆花中以月季居多，自己买了两盆，同学送了几盆。

同学擅长养花，她的阳台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花期一到，小小的阳台简直就是一个袖珍的小花园。她精心侍弄，每一种花的特点习性都能娓娓道来，按时施肥，除虫，治病，俨然是个专家。在她的用心照顾下，每盆花都生机勃勃，叶子肥厚苍翠，花朵鲜艳娇艳。每次去她家，她

第一时间就拉我去阳台看她的宝贝，盆盆花枝招展，绿肥红盛，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也许是耳濡目染，我竟然生出了养花的念头，同学推波助澜，当场就送了儿盆月季，算是起始资金。

我爱花却不会养花。小时候在老家的院子里栽过美人蕉，刨个坑种下苗，最初几天心血来潮，呵护有加，后来就全凭各自的造化了。在文人墨客笔下娇艳的美人蕉，雨打芭蕉听雨意境唯美的美人蕉，硬是在我家熬成了铁骨侠胆，同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一个命运。在我的持续忽视下，竟然还能开疆拓土，占据好大一个角落。花儿开了一茬又一茬，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那生命力可不是一般的强盛啊！每次想起老家，记忆中的美人蕉不是柔弱娇艳，而是蓬勃坚韧，铿锵有力。

今晨，踱步至阳台，偶见一朵，两朵，三朵的月季静悄悄地开了，昨天还是梳着双髻的青涩少女，如今已是淡扫鹅黄、身段曼妙的妙龄

女子了。黄色的花瓣，尽情地舒展着，花瓣边缘还有稀疏的几点红色。白色的花瓣，像一首隽永清秀的散文诗，荡漾着浮世间布满尘埃的过往。风过，微微颌首，频频回眸，风情万种。人们说花开的时候是有声音的，挣脱绿色紧身外衣束缚的刹那，绽放的是一种对自由的讴歌，一曲生命的赞歌吧。

叫不上它们的名字，只是这层层叠叠的花瓣招人喜欢。

阳台的这几棵月季，也是经风沐雨，一路坎坷走到今天的。那盆黄色的月季，几度生死，屡遭摧残，我以为它终是不存于世了，没想到一次次死里逃生，复活逆袭，如今活得风风火火，恣意傲然。白色的小月季也是如此，硬是在恶劣的生长环境中，横逸出一根鲜绿的枝条，其上还缀了一朵黄豆粒大小的花骨朵。

小小的阳台，小小的一方绿植世界，硬是把世间的辛酸苦辣遍尝，将生离死别一一诠释。

# 老秋的夜晚

□支奕

老秋花白的头发稀疏地搭在脑门上，海风一吹就东倒西歪。老秋就想，他娘的，乱了乱了。老秋又想，这恼人的秋风，多像一个不听话的兵。老秋曾是一名军人，后来转业成了一名警察。他在舟山一座叫衢山的岛上生活了五十多年，他还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

秋天不紧不慢地来了，不紧不慢，吹来了渔民晾晒鱼鲞的气息，也吹来了他的十几个兵。这些海岛上的兵转业回到故乡后，有些当了警察，有些当过警察；有转业以后分配的，也有自己后来去考的。老秋看到这些兵，笑了，笑得有那么一层花枝乱颤的意思。他高兴，他意想不到地高兴，说，你们这帮混蛋，怎么就知道我想死你们了呢。兵们说，老连长，今天要喝。

于是就喝。兵们带来了茅台。老秋摆摆手说，贵。兵说，不贵。人生就那么几年，为什么要嫌贵？酒哪有人贵啊？大家把酒杯倒满，齐刷刷在酒桌前站起来，说，我们唱首歌吧。于是就唱，唱那首《战士第二故乡》，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唱着唱着，眼前浮起了海岛上的影子，那是青春勃发的影子。老秋说，我还是以茶代酒吧，警察不能喝酒。离开警察队伍的兵说，今天是周六，你报备好再喝。我们陪你喝。老秋想了一想，说，他娘的，喝。

兵们喝着红光满面，大家都说，离开警察队伍的张建国赚钱了，王强也赚钱了，刘劲出国了。大家纷纷举杯，说要祝贺。老秋也举杯，说，祝贺。但是他后来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就开始骂娘了。他说，你们这群混蛋，离开警察队伍干嘛？张建国也喝多了，说，老连长，我也不容易。我守着壁下那个荒岛，我家里指望我啊。王强也多了，说，老连长，这事你不理解，也得理解。刘劲说，老连长啊，我们当过兵，当过警察，也算奉献过了。我们也知道你当兵，也当过警察。可是你也没让你孩子当警察啊，你孩子不是在新西兰生活得好好的吗？

老秋吱溜一声灌了一杯酒，半天不响。后来他自嘲地说，也难怪。你看啊，像我，在各个岛上兜兜转转了一辈子，眼睛里全是潮水，耳朵里全是潮声。我老伴跟着我到岛上生活了一辈子，老年痴呆了，前年走了。我们确实够奉献的了。于是大家就换了一首歌，又开始扯着嗓子唱，唱《我是一个兵》，又唱《人民警察之歌》。然后，大家就提议，说老连长，你还是去新西兰吧。你跟你儿子大孙子一起生活。想咱们了，你再回来。咱们还喝，还唱歌。

老秋的心里动了动，他又举起了一杯酒，说，我就是这么打算的。哈哈，我就是这么打算的。哈哈，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热闹终于过去了。大家一起出了酒店，酒店外突然涌过来的月光，仿佛叽叽喳喳的人潮，瞬间把大家裹住了。老秋说，听我口令，就地解散。兵们说，你先走。老秋说，不行，我看着你们回酒店。兵们说，不行，我们目送你。老秋就想，是啊，是他们老领导啊。

于是他摇晃着回家，像摇着一条小船。老秋是抱着那瓶喝剩的茅台回来的，酒气就在乡间跟了他一路。秋虫瑟瑟的叫声从黑黢黢的礁石上滑落下来，老秋就在心里说，秋虫同志们，你们叫得真响亮，你们叫得好啊。可是秋虫同志们，我怎么那么想我老伴呢，我怎么那么想我儿子呢。海风裹挟着寒气冲撞过来，老秋不及躲避，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他缩了缩脖子，任凭脑门上花白的头发乱飞。他对着海风说，你胆子太大了，你这是在欺侮老同志吗？老秋骂骂咧咧地走，他走过岛南路，再走过乍浦路，经过他待过的派出所门口，老秋迟疑了一下，老秋迟疑了无数下，他有点儿舍不得离开那个的门口，他喜欢看那熟悉的灯光。可是，他还是恋恋不舍地走了，一边走一边想起在派出所工作的时光。

他抱着半瓶茅台走向自己的家，走进房，在床沿上坐着，发了一会呆。然后他拉开旧衣橱，换了一身八九式老警服，对着大衣柜的镜子的时候，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当警察的样子，那时候他的老婆也年轻，儿子还很小。他想，真好啊，年轻真好啊，老伴，你看我多么英姿勃发啊。感叹了一会儿，他走进了另一间房间。他在一只香案前，放下两只小杯子，往里面倒上茅台酒。

他对着墙上的照片说，秋小峰同志，这是茅台，喝。他手中的杯子，和案几上的杯子碰了碰。一饮而尽，眼泪就滚落下来了，像秋天的虫子，不停地在他脸上爬，痒酥酥的。墙上是他的儿子秋小峰，秋小峰也是警察，是缉毒队的，一直战斗在隐秘战线。小峰早就牺牲了，他在执行一次任务中中了三枪。谁也不知道，老秋也不想让谁知道。只有老伴在世的时候，经常跟他要儿子，老伴抱住他，流着泪咬他的肩膀，差点就咬下一块肉来。老伴说，你还我儿子，你把儿子还给我。他就不停地抚摸着老伴花白的头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他交不出儿子。夜越来越深了，远处潮水的声音隐隐地漫了过来，老秋就在黑暗中慢慢地把手举到了发际，他向儿子敬礼。他本来想说，儿子，我想你啊。但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秋小峰同志，好样的！这是老秋的夜晚。

# 那么好吃

□杨小琴

南方的秋季始终闷热而烦躁，和往常的日子一样，单调平静中带着一种生机勃勃。

早晨六七点钟，楼下的早市开始热闹起来，人来人往，嘈嘈杂杂，各种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推车声。我驻足望了望楼下，那个笑盈盈的大姐还在摊位上坐着，就一路小跑下去，希望能得到她的关照买几条新鲜的带鱼，只有在大姐这里我放心，几年的买卖交情她会按最好的品质、最合理的价格给我。鱼我倒是很爱吃，只是我这个北方旱鸭子不会挑鱼。

南北文化风俗有差异，自然吃的方面也是千差万别的。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南方吃鱼讲究“鲜度”，靠食物本身的原汁原味，不用太复杂的调味品，生腌或者是清蒸。靠海生活的他们自然比我们这些内陆人熟悉且习惯这种吃法。当然，北方也有自己的“鲜度”。比如羊肉要冷水下锅，等锅开撇去上面的浮沫，等中火炖到八成熟，在加盐炖20分钟即可，装盘撒上香菜和洋葱（维吾尔语皮牙子）一锅香气四溢的羊肉就上桌了。这样清炖出来的羊肉肥而不膩，肉质鲜美，口齿留香。吃完再喝一碗标配羊肉汤，浓烈的肉香一瞬间推开味蕾，让口腔有着荣华般的享受。新疆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水草丰美，这大概就是新疆羊肉鲜嫩肥美不膩的原因吧。其实在新疆还有一

种鲜度叫“鱼羊鲜”。从字面上理解北羊南鱼应该是食物界鲜度的翘楚。

我出生在黄土戈壁。那里物资匮乏，小时候是吃不到鱼的，后面家中条件好一些，也买了一些鱼，但大多是养殖鲫鱼，鲤鱼之类的。直到二伯出去工作，每次节日回家都会带上几条北戴河的带鱼，我那时候想，“北戴河”应该就是电视上的大海，辽阔，一眼望不到头，一朵朵浪花拍打沙滩，发出轰轰的声音。不然，北戴河的带鱼怎么没有鳞，而且跟宝剑一般闪耀呢。

从未出过远门的奶奶把鱼洗好切成小块，油热下锅像模像样地翻炒起来，她三翻两翻眼看鱼都要碎了，就立即加水，过了一会带鱼块都漂浮起来了，于是她继续在里面加了土豆面条，最后不忘还撒一把葱花，一锅香味四溢的带鱼汤饭呈现在眼前了。鱼肉呢？奶奶慈笑着说：“在锅里，这鱼没有骨头。”我们几个小孩犹如在月亮堆里找星星一般翻找起来，我眼疾手快地夹了唯一一个整块，迫不及待地放到嘴里，美味突如其来，令人心醉，细细品味，有嚼劲的鱼肉带着酸酸甜甜的味道。

弟弟没有抢到鱼，急得哇哇大哭。手足无措的奶奶赶忙从锅里舀了一勺子喂到弟弟嘴里。弟弟哭得更凶，边哭边咂咂地说：“有针扎我舌头了。”众人一阵慌乱，拿水的，拿馒头的，

最后还是二伯出面拔出鱼刺。

二伯看了看奶奶的一锅“汤饭鱼”，一脸无奈痛惜、哭笑不得地说：“带鱼不能煮着吃。”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小心翼翼地吃了很久……真的是有史以来，名副其实的细嚼慢咽。我不停地说：“好吃，好吃。”可四周很安静，我仿佛听到了心被谎言击碎的声音。有了第一次吃鱼的狼狈经验，后面我们吃鱼就自然顺畅多了，奶奶也翻样做出了椒盐带鱼，红乳油带鱼，红烧油焖等等。当然，不论我们怎么翻花样都只是吃到了鱼肉而已，没有所谓的鲜度。

现在我置身于东海岸边，这里到处都裹挟着大海的气息，连呼吸中都带有海产品莫名的香味。舟山盛产小眼睛带鱼，“小眼睛”就是以小眼珠黑眼圈来命名的。每年大约冬至前后带鱼大量上市，餐桌上的带鱼恰似一朵与味蕾一起盛放在食欲上的花，或风或冻或抱盐，还时常与萝卜偷情，与花菜、白菜厮混在一起。本地带鱼清蒸，撒点葱花，便如同妙龄少女略施粉黛一般颠倒众生，足以引发江湖食客相思成疾。

儿子夹了一块带鱼喂到嘴里，熟练地用舌头将鱼刺和鱼肉搅拌分离，并天真无邪地说：“妈妈，你看，我名字里有鱼字，我还这么喜欢吃鱼，鱼不会生气吧？”

# 十里金沙(组诗)

□郑剑锋

手捧闪亮的浪花 丈量天空的蓝  
在十里金沙的波涛中沉醉  
举眉之间，帆影直插云霄  
那些站立的潮水，演绎沙滩疯狂表情  
是谁，掏空了脚下的沙子

在这里，呼吸穿越蔚蓝  
我和海岸的距离  
是黄和蓝的界线  
自在地翱翔，以苍茫的形式  
海，裹挟着力量和欲望  
就像初来乍到的台风  
游人用浪花涤尽旅途尘垢  
水是海水，被盛夏覆盖  
被自己埋进沙滩  
倾听大海的心跳  
青山之上，仿若仙境传说  
青山长出了翅膀，蓝天触手可及

在海滩和阳光里，温暖无处不有  
用双手触摸海水，拍打浪花  
阳光下，海像变幻的水晶球  
飘逸在云彩张开的浴袍中  
所有的梦和天空融在了一起

整个夏季，海水扮靓了弄潮人  
包裹住一个惬意时辰

## 大青山

阳光灿烂的大青山，穿越凡尘  
云躺在海面，被海风一遍遍摩挲  
这是梦想照见的地方  
水母，用浪花摇晃大山的影子  
是阳光编译着青山苍翠而神秘的表情  
这里，用四季花海演绎春天  
诱惑人的郁金香举起爱情的酒杯  
海风挥舞虞美人 向着游人致意  
牛头山上俯瞰云烟起落  
是谁？在守望乌沙水道  
打开金沙碧浪温情的臂弯

船舶穿梭，打捞起渔村往事  
甯菱湾渔村，一个台风中撑起的  
雨伞，徜徉着繁华记忆  
大青山，头戴中世纪的战袍  
目光如炬一般穿越厚厚的云层  
从南雁岭，看三沙毗连  
拱卫着无限碧海  
目光所及，雾绕青山衣袂飘飘  
莫非是玉皇大帝遣派的天女下凡  
宝胜寺，枕涛听风  
人世间白花构环的琼花  
像是岁月遗落的微笑  
巧然嫣笑于百年的寂寞之中  
寺院的方丈深居简出  
抚珠之间打开了人文历史  
沉寂的碧云庵盛开绣球花  
古道上，四姑坪的传说触手可及

大青山的夏夜都是传奇  
一顶顶发亮的帐篷，在涛声中播下萤火  
一场只有青春才能读懂的篝火盛宴  
绘制出海与火的洗礼

夜色笼罩下的沙滩：夜愈深，情愈浓

## 沙滩上的篝火

看太阳从海平面升起又落下  
看星星在头顶掠过又坠落  
在这个只有潮声的夜晚  
你用涛声击穿夜的深邃  
沙滩上，那堆燃烧的篝火  
是谁，用星光将它点燃  
你用最年轻脚步，丈量着青春  
当月光漫过沙滩  
波涛声盖过了篝火的噼里啪啦  
你用青春给篝火助燃  
你不止一次地穿越跳动的火苗  
月色渲染下的金沙滩  
海的童话在夜色中蔓延  
用萤火一样流动的语言

打印出十里沙滩金色的密码  
欢乐的篝火，点亮了星空  
激情在东海音乐节的节拍中燃烧  
就像浪花在沙滩上跳跃、奔跑  
沙滩上，那堆燃烧的篝火  
唤醒了所有沉寂的心房

## 筲箕湾

像一个巨大的天然磁场  
总能网住每一个过往者的脚步  
筲箕湾用原生态的方式展开  
无数次，在我行走的西麓山脚下  
美得令人停滞不前  
这是一块宝地。她以晨曦的弧形  
呈现我所驻足的地方  
先民爱上了这块土地  
在我之前已经抵达

在波峰浪谷间隙，他们耕海牧渔  
这样的图景像一幕幕电影呈现  
一个静谧的礁岩，傍着渔家村落  
我用涛声拍打沉默的筲箕湾  
倾听渔民号子在蓝色港湾徜徉  
我用眺望的眼神，穿越浪尖的喧嚣  
恰似渔家女在水井边淘米的筲箕  
多少次，我和我的朋友  
沉醉于仙气笼罩的快乐中  
洋鞍渔场在清晨醒来的方向

眺望远方，晨曦挂满浪花的湿润  
在筲箕湾的树梢上张望  
我听到山上绣球花盛开的声音  
这里的海湾划出了蔚蓝的弧线  
生活的米粒在渔村繁衍  
这里的本真宛若初起的渔家少女  
吸引着游人在这片风景中定格

筲箕湾，一个静谧的渔家村落  
还原着大青山最美的风景